

燃烧自己 照亮他人

——记著名民俗学家乌丙安教授

● 乔天碧



乌丙安教授(左)在访台期间与台湾学者合影

1994年4月,国际民俗家协会从芬兰总部发出一份通报,公布评选出的当代国际民俗学界有卓越贡献的最高资格会员78人,其中有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辽宁民俗学会会长、辽宁大学民俗研究中心主任乌丙安教授。同时,美国的传记中心把他的名字收入世界名人录。

草原神童歌手

1929年农历11月13日,乌丙安出生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和一个蒙古族家庭。父亲给他起名巴·乌良海(也叫乌良海巴彦)。他从小就喜欢跟大人放牧,在草原上玩耍。日出目送马群奔跑,在晚霞里迎着马群归来。这一切在他心灵深处形成了浓重的民族感情,激起了他的无限情思与遐想。他在呼和浩特及巴彦淖尔盟杭锦后旗读完了小学和中学。抗战期间,他跟父亲走遍了鄂尔多斯草原和河套平原,听过许多内蒙西部的牧歌、爬山歌和许许多多民间传说以及民间故事,耳濡目染,接触过五彩缤纷的蒙、满、汉、回等民族的民风民俗。人是环境的产物,乌丙安的胸怀仿佛也像草原那样辽阔了,激情也好像草原太阳一样炽烈,他放开喉咙唱民歌,成为人们喜爱的民歌手。乌丙安是父亲最钟爱的孩子。历经人世沧桑的父亲坚信在中国这个多民族的大家庭里,必须学好汉文汉学才能够立身创业。他严格要求乌丙安从小就学好汉族文化。乌丙安专心研读《五经》、《四书》,特别是对《论语》,几乎可以背诵如流。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不仅塑造了他的道德人格和情操,也萌动了他对中国文学的热爱。他从17岁时,就以丁离的笔名发表诗歌散文,被誉为“草原神童”。

在读书的过程中,他接触了革命进步书刊,并在同学中交流传递,由此受到熏陶与鼓舞,思想进步很快。1948年组织并参加了学校的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因为发表进步文章,受到国民党反动当局的迫害与搜捕。

一个受欢迎的教师

1949年初夏,乌丙安一个人闯天下,逃到晋察冀解放区。他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学本领考大学。苦读不负有心人,他竟然一举考中燕京等四所大学。因经济上的原因,他选择了河北师范学院。1953年以优异成绩毕业,留校担任助教,讲授文选写作课。虽然初登讲坛,但是他功底扎实,讲起课来热情坦诚,颇受学生们好评。然而,他并不满足于初试成功的喜悦,仍然感到自己学识不足,还应趁年轻再多学点本领。同年8月,他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民间文学研究生,从师钟敬文教授门下,从此便和民俗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1955年8月,他从北京师范大学获得硕士学位以后,被分配到沈阳师范学院任教,讲授《民间文学概论》、《文艺学》等课程。当时,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生活,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先后用无忌、乌边等笔名在《人民日报》、《文艺报》、《芒种》等刊物发表了《种荚藜者得刺》、《抬驴子走的故事》、《有理不在高言》等多篇民间风格的杂文、随笔。在《民间文学》上还发表了有关《歌谣》和《谜语》的论文。1956年8月,他完成了专著《民间文学概论》,出版后被确定为大学的交流教材。这不仅奠定了他在民俗学研究上的理论基础,同时也使他成为受欢迎的年轻教师。

坎坷跌打出奇才

1957年,乌丙安被错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送矿山劳动改造。逆境使他有机会深入矿区接触矿工,从工人那里学到了在学校里学不到的东西。1962年春天,乌丙安被摘掉右派帽子,回到辽宁大学继续任教。可是好景不长。1966年又开始了“文化大革命”,乌丙安再次遭到迫害,被专政、挂牌子、进牛棚、下放农村。在广阔的天地里,在歧视的目光下,乌丙安送走了几度春花秋月,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走过了许多坎坎坷坷,终于得到了农民的同情、理解、体谅、关怀,使他感到人民的信任——“人间自有真情在”,也看到未来的希望。“祸兮福所倚”,乌丙安在逆境中得到了锻炼,辽北大地的风霜雨雪,人情冷暖哺育了他。在近十年的农村生活中,乌丙安有机会结识了许多农民、工匠、艺人、巫师等各类人士,对各民族的传统、风俗习惯、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都做了广泛深入的了解和研究,掌握了许多珍贵的民俗研究资料。同时,他也看到农村中仍存在着一些封建的旧俗陋习对人们影响至深。这一切,使他深深感到作为一个民俗工作者的责任重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乌丙安又一次获得解放,从辽北农村返回辽宁大学中文系任教,并被聘为讲师。1978年10月,他应恩师北师大钟敬文教授的邀请,经高教部调入北京师范大学,参加钟敬文教授主编的《民间文学概论》的筹备工作。第二年,又全身心地投入该书的编写和审订工作。

1978年12月30日,乌丙安撰写了《重建中国民俗学的新课题》一文,与夫人刘航舵联名给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负责人周扬同志提出一系列关系民俗学建设的意见和建议,受到重视。周扬委托贾芝接见了乌丙安和刘航舵,对他们的建议予以充分肯定,并在《情况与建议》第96期全文刊登,发送到全国科研单位与高等院校,引起了强烈反响。乌丙安夫妇一时成了新闻人物。

1979年11月,乌丙安作为辽宁民间文艺界的代表出席了全国第四次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理事。1980年3月,又被选为辽宁省文联委员,省民间文艺研究会分会副主席。之后,又当选为省文联副主席,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阳光,照亮了乌丙安前进的道路,一项项成果,一份份荣誉,一步步前进,使他信心百倍,精神振奋。

呕心沥血,硕果累累

从1980年夏天开始,乌丙安在辽宁大学举办了《民俗学》系列讲座,向师生们系统地介绍了民俗学知识。并在此基础上组建了辽宁大学民俗学社。他还亲自带领学生到辽东满族山乡进行民俗民艺的科学调查,主编出版了《满族民间故事选》。1981年3月,在辽宁大学中文系和外国留学生中正式讲授《民间文学概论》。《中国民俗学》从此开始正式进入大学讲堂。

同年6月,乌丙安晋升为副教授。同时,他还主持

了辽宁省首届民俗学讨论会暨成立辽宁民俗学会的筹备工作。8月,在丹东召开了民俗学讨论会,并成立了我国第一个民俗学会——辽宁民俗学会。乌丙安当选为副理事长,不久便改选为理事长。9月,辽宁大学中文系开始招收民间文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1993年3月,乌丙安晋升为教授。

乌丙安教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焕发了青春,充满了干劲,大胆开拓,频出成果。他担任了联邦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所两名攻读中国民俗学博士的导师,被尊为“博士之父”。同时,还担任了日本三名硕士生、苏联五名副博士的专业导师。1983年5月,他当选为中国民俗学会的理事,中国神话学会理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理事,中国故事协会副主席。

乌丙安教授成了国内外知名学者,讲课、讲演、写文、著书、接待来访者,忙碌异常。山东大学社会学系聘请乌丙安为民俗学教授。1986年2月,他应邀出席了中芬民间文学艺术讨论会及中芬联合考察队,深入到广西三江侗寨采集民间民俗。几年来,乌丙安教授一直主持辽宁大学民俗学高级进修班,主讲《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神话学》等课程,为全国培养了一大批民俗工作者,推动了民俗学的研究与发展。1989年3月,在中国民俗学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常务理事和副理事长。

乌丙安教授从1990年开始主持成立了辽宁大学民俗研究中心,并出任主任。担任了中德合作的重点科研项目《辽宁农业民俗图解辞典》(中德文对照本)的中方主编,并指导为期两年的中德双方民俗学家的现代化采风工作,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绩。1991年12月,他应邀访问了台湾,与台湾中国民俗学会、蒙古文化协会的学者进行了交流。同时,对台湾民俗和高山族等民间文化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考察。

名人必然会成为一个忙人。各地邀请乌丙安教授讲学的越来越多,武汉大学、山东大学、内蒙古大学、南开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等46所院校和36个全国以及省、市学术团体请他讲学和作报告,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他从教39年来,多次荣获教学优秀奖、连续多年被学生评为“最喜爱的老师”,并被列为沈阳市“十大良师”之一。

乌丙安在讲坛上是一个好老师,在学术界又是一名多产的学者。他先后发表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老根据地歌谣简论》等近50篇论文,为别人的学术著作作序20多篇,出版再版学术专著4种,主编丛书一套,辞书一部。论著中的《灰姑娘故事在中国》一文,以西班牙文发表在墨西哥的《至上报》1984年5月25日的A版。《达斡尔族的多神信仰》一文,以英文发表在联邦德国RADER出版社1987年版的民族学论文集中,《中国东北的萨满》一文的英文本,被国际萨满教研究

协会主席霍帕尔博士主编的大型论文集《萨满教的过去和现在》收入,1989年公开出版,成为国际萨满教研究39家代表作之一。《中国北方民族的民间信仰》以朝鲜文发表在1990年9月《韩国民俗学》第23号上。《论中国风物传说图》获《民间文学论坛》举办的“银河奖”一等奖优秀论文,同时获辽宁省政府“优秀成果奖”。

1980年11月,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民间文学概论》,日本东京都立大学中文研究室选用该书为教材,部分章节被国学院大学研究生译成日文作为比较研究的教材。1983年6月,《民俗学丛话》一书出版,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发表了短评,称这本书是“我国第一部民俗研究书”。新加坡《联合早报》也推荐这本书。这部书获辽宁大学优秀著作奖。1985年8月,《中国民俗学》一书出版,连续荣获辽宁大学三十年优秀著作奖,辽宁省社会科学优秀著作奖,省优秀图书奖,全国优秀社会科学著作一等奖,并多次参加国际图书博览会书展,受到国内外报刊一致好评和老一辈民俗学家们的高度赞扬。1989年6月,萨满教研究专著《神秘的萨满世界》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完整的萨满教研究的个人专著。他主编的《中国民俗百科丛书》多卷本,广泛传播普及了民俗学知识。他主编的《中国风俗辞典》,被海外学者誉为“了解中国的第一书”,获全国优秀图书“金钥匙”奖。

乌丙安教授开拓性的民俗工程已经得到国内外学者的充分肯定。他非常重视对基本理论的探索,拓宽艺术领域,更新研究方法和调查采录的实践。他把民俗学的调查研究和民间艺术的传承活动结合起来进行新的探索,把各种民俗现象与经济发展以及深层的文化观念结合起来,把民俗学研究推上了一个新台阶。

活跃在国际学术界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乌丙安教授在民俗学 research 上成就卓著,受到国际学术界的欢迎。

1984年5月,乌丙安教授应联邦德国汉学、民族学中间会议邀请,为在圣奥古斯丁召开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提交了论文。同年8月,应邀参加了国际民间文艺研究协会。1985年4月,日本学术振会邀请乌丙安教授赴日本进行中日民俗学、民间文学的学术交流、讲学和考察。他作的《关于中国各民族民俗、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民歌的讲演》,特别是关于中国北方民族萨满教信仰研究的学术讲演,受到了热烈欢迎。同时,乌丙安教授还考察了京都、大阪、奈良等地的民情民俗,对了解日本国情掌握了第一手材料。由于乌丙安教授在日本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被聘为日本口承文艺学会会员。1987年11月,1989年3月他连续到日本讲学,考察了北海道二风谷阿伊努人的民风和英雄史诗。在日中北方家族习惯比较研究学术讨论会上,发表了《论中国北方各民族家族习俗制度》的长篇论文,引起与会者们极大兴趣。1989年5月,他代表我国民俗学界出席了在匈牙利召开的国际民间文艺研究协会第九次代表大会。

担任了专题论文报告会执行主席,在会上宣读了题为《萨满教与民族英雄史诗》的论文。1989年6月,应邀赴联邦德国柏林自由大学进行有关中国东北萨满教的专题讲学。同时,对德国的哥丁根、蒂宾根、法兰克福、波恩、科隆、汉堡等地的民俗博物馆及农村做了三个月的交流访问和实地考察。德国有几家报纸都以显著的位置刊登了有关专题报导和大幅照片,同年8月,德国民族学会接纳乌丙安为国际会员。9月,应邀赴汉城出席亚细亚首届民俗学大会,担任了大会的执行主席,并在会上宣读了题为《中国东北各民族的萨满教信仰》的论文。会后,考察了汉城民俗村和广州古文化遗迹。

一个民族融合的国际化的家庭

人们常说,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总是有一个能干的女人。乌丙安教授的夫人刘航舵既是他研究生时代的老同学,又是与他“携手共度艰危”的同志和战友,她对乌丙安奉献出无私的爱和坚定不移的支持。刘航舵是辽宁大学中文系外国文学教授,是具有俄罗斯血统的中国人。大家风趣地说:老乌的家是一个民族融合的家,又是一个国际化的家庭。

乌丙安教授到过许多国家讲学,夫人刘航舵教授也经常赴俄罗斯和东欧。他们的大女儿从北师大获得硕士学位以后,又赴德国留学。1994年春节,他们的女儿和德国学者结婚。乌丙安夫妇前往联邦德国参加女儿的婚礼,并做了学术交流。他们的儿子从辽宁大学外语系毕业,从事外语工作,正积极准备投身于民俗学的研究。

这是一个很难相聚又充满了温馨和情趣的家,它给人以温暖、力量和深情,是一个充满欢乐的避风港。

一位热情的社会活动家

乌丙安不仅是一位成就卓著的学者,也是一位热情的社会活动家。他是省文联副主席、省政协常委、省政协民族委员会副主任,还有十几个社会兼职。他利用一切可能,尽心竭力地积极参加这些活动。

在历次政协会议上,他都能坦诚建言献策,为精神文明建设,为社会的稳定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在政协委员们视察省图书馆的时候,他把多本自己的著作献给图书馆,供广大读者共同使用。

在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发表50周年座谈会上,他当着省委有关领导,对文艺界和文化市场的现状提出坦率的批评意见,也提出了改进的良策。有人说他是一位党外布尔什维克。他正以极大的政治热情,投身参政议政、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工作中,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努力工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做出贡献。

他像蜡烛一样,为了照亮他人,毫无保留地燃烧自己,放射出灿烂的光华!